



山海留“书田” 光华予人间

尹衍庆

26日开始,很多外地朋友发来消息,大体意思一致:“你那个了不起的自家哥哥,走了。”

接到这些消息,竟不知怎么回复。只觉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的,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们同出日照尹氏,论辈分,他是我的同家族兄长。作为八零后,我从小到大就知道,这个兄长,是很有本事的人。这个“有本事”意味着什么?润泰集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唐奖……每一个名字拿出来,都重若千钧,又远不止这些。

我们日照“70后”和“80后”最先知道的,大多是书田楼。

日照一中是日照最著名的学府,书田楼是日照一中校园里最著名的建筑。初时只是觉得这名字文雅,后来才听说,这是1991年,衍庆兄的父亲尹书田老先生捐了一百万建起来的教学楼。

后来尹书田老先生去世,衍庆兄又捐了一百三十万,在旁边建起了书田体育馆。

一砖一瓦,都是游子对故土的挂念。

尹书田老先生是日照潍县人,早年离乡创业,一生辗转,却始终不忘故土。衍庆兄虽是1950年在台北出生,但父亲心头那缕乡愁,他是接住了的。父亲生前捐了教学楼,他便捐体育馆;父亲临终念着家乡的子弟,他做了日照一中的名誉校长,时时关注并支持着家乡的发展。一个家族的心念,几代人的接力。

2024年,母校日照一中迎来了她的百年校庆。整个校园喜气洋洋,校门口竖起了巨大的“欢迎回家”的牌子,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书田楼”在秋日的阳光下,安安静静地矗立着,和往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我看到一届又一届的校友,专程走到“书田楼”前合影留念,他们搭着彼此的肩膀,冲着镜头笑得像个少年,仿佛几十年前背着书包跨进这栋楼青春岁月,就在昨天。

那一刻,我站在旁边,心里的骄傲几乎要溢出来。我真的好想拉住身边随便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轻轻告诉他这里面的故事。那不是炫耀,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血脉相连的自豪。这栋楼迎来了送往了多少学子,他们从这里走出去,走向四面八方,走向全世界。而每当他们回来,也总会回到这栋楼前,就像归巢的鸟儿,找到了自己的根。一个“归”字,道尽了中国人骨子里最看重的东西。

衍庆兄一生做了太多事。提起尹衍庆,也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他的商业版图,但对我们这些真正为他骄傲的人来说,他身上的光芒远不止于此。一个商业帝国的版图可以很大,横跨地产、金融、零售诸多领域;但一个人的精神版图可以更大,大到跨越海洋,连起两岸,被

世界看见。

他是那种真的把“家”和“国”装在心里的人。1994年,他一口气捐出1000万美元,支持北京大学创办了光华管理学院。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这简直是平地惊雷。那不仅仅是一座学院的拔地而起,更是一种现代商业文明与教育理念的播种。光华,“光”华夏——后来每当人们提起这个名字,我都能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用心。2012年,他又做了一件让所有中国人都觉得提气的大事:他捐出巨资,创办了“唐奖”。这个被大家称为“东方诺贝尔奖”的奖项,面向全世界,奖励那些在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别人都在追逐利润,他却在打造一个属于华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学术高地。这份胸襟和远见,我每每想起,都由衷地敬佩。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家乡。

近年来,他和堂兄衍栋一起,每年带头为尹氏教育基金会捐款,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子。这一份心意,这一份一份牵挂。海峡两岸的宗亲都被他带动了起来——大陆的普通村民、工薪阶层、企业界人士,都在为这个基金会出一份力。一个家族因为对教育的敬重而凝聚在了一起。

有人说,一个人的真正离去,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走了。那么衍庆兄大概是不会真正离开的。千千万万从日照一中走出去的学子在,他就在。那些熟悉他的日照家乡父老,那些因为他的奖学金而改变了命运的年轻人,那些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求学的学生,那些因为唐奖而受到鼓舞的学者——他们心中的那份感激与敬意,他就在。

我们同宗同源,血脉里流着一样的乡愁,我们以他为荣。

乡间安年

(外一首)

周品

希望有一天
逃到辽远的乡间
寻一处干净的小院
静静安放残存的生年
没有纷繁芜杂的扰乱
没有人情世俗的纠缠
每个朝阳灿烂早晨
把心情寄存在林边
听一群羽翼倾诉心言
每个夕阳西下的傍晚
让脚步停留在屋檐
赏一片虫儿拔弄琴弦

小巷

曾经熟悉的小巷
已多年未曾造访
记忆却从未遗忘
许多故事在那里珍藏
父亲用肩膀扛起朝阳
汗水从巷内流到远方
母亲的背驮着星光
双脚把小巷长度丈量
姐姐站在巷口倩影修长
清风吹起她的心事荡漾
还有一个小小的我
滚着铁轮缓缓走过
洒下一路欢乐的歌谣

一程陪伴 半生温暖

吴海贝

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住在郊区一处老院子里,在城里谋了份闲差,每日早出晚归,日子过得寡淡,倒也清静。

一个傍晚,我正蹲在院子里择菜,忽然听见墙根处有窸窣窸窣的响动。我起身去看,见砖缝里探出一个小小的灰脑袋,怯怯地望着我。是一只猫崽,瘦得皮包骨,毛色灰扑扑的,沾着些枯草屑。我伸手去够它,它便往后缩,却又没力气跑远,只是抖抖索索地贴紧了墙根,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呼噜声。

我回屋寻了些剩饭,用温水泡软了,搁在墙角。起初它不敢吃,只是用鼻子嗅,嗅了又嗅,终于试探着舔了一小口,然后便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它抬头看我,目光里还带着些怯意,却比刚才温顺多了。

我唤它阿灰。这个名字起得随意,只是顺口罢了。阿灰就这样住了下来,后来渐渐熟了,便敢在我脚边蹭来蹭去,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阿灰从一只瘦骨伶仃的猫崽,渐渐长成了一只毛色油亮的大猫。它还是怕生人,每逢有客来访,便嗖地窜上房梁,只露出两只眼睛往下瞧。但对我,它却越来越亲近了。每当我从城里回来,推开院门,总能看见它蹲在台阶上等着。有时等得久了,会蜷成一团睡着。听见我的脚步声,它便惊醒过来,伸个懒腰,慢慢地走过来,尾巴竖得高高的,在我的裤腿上蹭。

后来我搬了家,住进了城里的楼房。阿灰也跟着我住进了这鸽子笼似的屋子。起初它很不习惯,总是蹲在窗台上往外看。我有时顺着它的目光望去,只看见对面楼的墙壁,灰蒙蒙的,连一片云都看不见。我想,

它大概是在想念那个院子吧,想念那些可以自由奔跑的角落。

前些日子,朋友约我去郊外踏青,说是发现了一处好地方,有山有水,还能带宠物。我便带了阿灰同去。它大约是许久没有出过远门了,一路上缩在猫包里,只露出两只眼睛往外瞧。到了地方,我把包打开,它慢慢地走出来,站在草地上,四处张望。

忽然,它撒开腿跑了起来,在草地上打了个滚,我第一次看见它这般快活的样子,像个孩子似的,无拘无束。我在草地上坐下来,看着它跑来跑去,心里忽然有一丝难过。我想,我们人总是以为自己给了宠物很好的生活,可那些钢筋水泥的楼房,真的是它们想要的么?那些精致的猫粮、昂贵的玩具,真的能让它们快乐么?

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写过的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先生说的是人与人之间那斩不断的关联,可我想,这关联何止是在人与人之间呢?人与这些陪伴我们的生灵之间,何尝不也有着这样的关联?它们的欢喜,它们的忧伤,它们的孤独,与我们有什么两样呢?阿灰不会说话,可它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声咕噜,都在告诉我,它也是这世间的一个存在,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渴望。

如今的宠物产业,是越来越兴旺了。打开手机,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宠物视频,有的穿着花衣裳,有的戴着小帽子,被主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有时候我又想,我们给了它们这么多的物质享受,可曾真正理解过它们的内心?

我不知道答案。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我们在一起,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一段温暖的痕迹。

合资买书

李天鸿

童年的记忆里,小人书是唯一能让我暂时忘却生活艰辛的慰藉。那些薄薄的册子,承载着我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向往。然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即便是小人书,也常常让我望而却步。

庄上的顺子和小伍子,是我童年最亲密的伙伴。顺子比我大一岁,小伍子比我小一岁,我们三人都格外喜欢阅读小人书。每当放学后,我们便会聚在一起,热烈地议论着《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红星》等小人书里哪位英雄更机智勇敢,更无坚不摧。

记得1979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三人相约去镇上的书店。书店的玻璃柜子里,新到的分上下两册的小人书《大闹天宫》,炫目的封面,犹如磁铁,立即吸引了我们三人的目光。书中的孙悟空,变术多多,本领超强,格外受人喜爱。书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定价每册0.25元,两本加起来虽然总共只有0.5元,但对于我们这些家境贫寒的孩子来说,却是一笔巨款,若个人单独购买,谁也一时买不起。

顺子头脑灵活,思之再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合资购买。他提议,我们三人每人出一部分钱,共同买下这两本小册子。书买回后,按照岁数大小依次阅读,全部读完后由他收藏保管。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我和小伍子的热烈响应。

于是,我们三人开始了一场筹钱行动。顺子从家里偷偷拿出了他攒了许久的零花钱,小伍子则向父母软磨硬泡,终于得到了一部分资助。而我,则瞒着父母将家中的一块废铁拿到废品站卖掉,才勉强凑够了属于我的那一份。

当我们三人兴高采烈地捧着《大闹天宫》回到庄上时,那种喜

悦之情难以言表。我们按照约定的顺序,依次阅读了这本书。每当轮到到我时,我都会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生怕弄破了那薄薄的纸张。

自那以后,合资买书成了我们三人的一种默契。每当有新的小人书上市,我们便会相约去书店采购。有时由于新书多,我们会为了买哪本书而争论不休,但最终总能达成一致。合资买书不仅解决了我们个体资金不足的问题,更让我们在共同阅读的过程中,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友谊。

那些合资买来的小人书,成了我们童年最宝贵的财富。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翻阅着那些熟悉的书页,回忆着书中的故事,那种纯真的快乐便油然而生。那些书,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更在我们心中种下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如今,时光荏苒,我们三人已长大成人,虽然不再需要合资买书,但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友谊的珍视,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向陌生人问声好

张斯

清晨,我乘坐公交车上班。或许是出门早的缘故,车上人很少,我站在车窗前,悠闲地看着外面的风景。公交车在十字路口停下,和一辆黄色的校车并肩停在那里,等着左转。

校车尾部的车窗里探出了一只小手,拼命地朝路边挥手,应该是在和送自己上车的父母告别吧。忽然,那只小手转了方向,朝着公交车这边摆动了回来,我也看清了小手的主人——一个戴着红领巾、架着眼镜的男孩。他咧开小嘴,露出洁白的牙齿,对着我挥手。那笑容给清冷的早晨带来些许暖意,我也冲着男孩微笑着挥了挥手,算是打招呼。哪知,男孩竟然惊恐地把手缩了回去。

难道是我这个陌生的阿姨吓到他了?我想起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我陪四岁的儿子在小区里玩沙子,一位快递员从旁边走过。儿子扬起脸,伸出肉嘟嘟的小手对着快递员挥了挥,奶声奶气地说:“叔叔好。”快递员愣了一下,环顾四周后发现并没有别人,他抿了抿嘴唇,想说什么,可又步履匆匆地走进了单元楼。

我问儿子:“你认识他吗?”儿子摇摇头,反问我:“我不能和陌生人说话,只是问个好也不行吗?”

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现在,人们彼此之间都保持着疏远的社交距离,总是戒备地看着所有向自己释放善意的人,而孩子们更是从小就接受家长教育不能和陌生人说话,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待在没有透明的玻璃罩内,打着保护自己的旗帜,冷漠地看着这个世界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谁想过要主动和一名陌生人问好。

不一会儿,快递员拿着包裹走出来。他走到沙池边,看着玩沙子的儿子,挤出一个略显僵硬的笑容,郑重其事地说:“小朋友,你好。”

说:“小朋友,你好。”

儿子仰起头,笑着回答:“叔叔好。”

儿子继续盖着沙子,快递员则轻轻地走向快递车。那短暂的问候,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可快递员愉悦的嘴角告诉我,那份问候留在了他的心里。

鸣笛声将我的思绪拉回了公交车,我看着那辆校车,揣测着小男孩的心情,究竟是恐慌还是畏惧?

校车的车窗被拉开,那只小手出乎意料地又出现在窗口。男孩警惕地看着我,试探性地摆了摆。我笑了,冲着车友好地挥手。男孩露出了小小的虎牙,紧接着梨涡浮现在他的小脸上。他站起身来,热烈地挥舞着手。

交通灯变绿了,公交车率先启动,男孩的手仍然没有停下。在两车渐行渐远的一瞬,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坐在校车最后一排的四五个男孩子,都趴到了窗口上,像一只只挣脱樊笼的鸟儿,争先恐后地笑着、欢呼着。他们挥着手,叫喊着,隔着厚厚的车窗,我似乎都能听到那一声声“阿姨好”。那声音清澈,荡漾着我心中刚才的担忧;那笑容热烈,温暖着我的心。

公交车疾驰而去,笑容却留在了我的脸上,我想,孩子们也会一样。

我告诉朋友,今天遇到了一帮可爱的孩子,他们和我隔着车窗打招呼。我说,孩子们会不会告诉他们父母今天的偶遇?父母会不会训斥他们不应该和陌生人问好?朋友说不会,因为人心里都是向善的。

是啊,每个人心底都是有善意的。在社会上生存,人若不存善意,是无法坚持的。遇到不平事,我们会愤慨;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想要施以援手;遇到高兴的事情,我们也会跟着高兴。这都是善意的本能。然而,有些时候的望而却步,是因为害怕善意被利用。渐渐地,我们用一层层冰霜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冷面人、麻木的人,一边哀叹人情味越来越淡薄,一边又不敢率先打破保护层。

可是,善意终究是有温度的。她像暖阳一样可以慢慢融化坚冰,而最终破冰的,可能是一句问候、一声关心,也可能是一个举手之劳的帮助、一次雪中送炭的恩情,还有可能,只在那挥手之间。

母亲的思念

贺红岩

鸟雀卧在巢里
村庄在月色下安睡
蛙声响亮
让乡愁的人难眠

布谷鸟的声音传来
牵引我梦回故乡
我是母亲放飞的风筝
母亲牢牢地攥住思念的线

离开家乡久了
我就想念故乡
孩子不在身边了
母亲才是世上最孤独的人

我常在梦里
回到故乡的怀抱
走在故乡的大地上
回忆那些熟悉的影像

每一个孩子
都是母亲的心头肉
是母亲思念的夜空中
最闪亮的那颗星

